

不能入心
读书，非出声

苗连贵（湖北）

我与读书的缘分，源于一种“难以启齿”的毛病——口吃。

父亲带我去医院。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，娴静地坐于桌旁，听我吃力地说话，为我检查。随后，她拿出一本书叫我大声读给她听。我读了，读得结结巴巴，她却夸我读得好。

此后，我隔天就去她那儿一次。一个月后，我口吃的毛病明显好转了。她仍给我开了一纸“处方”，只有六字：勤读书，大声读。从此以后，这便成了我的读书方式。

上中学时，学校举行朗诵大会，我上台用俄语（那时学校开俄语课）朗诵莱蒙托夫的诗《帆》。我的声音低沉、平缓，读着读着，台下的听众在我的视野中淡出，我眼前出现了蓝色的大海，波涛起伏的海面上，一只

忽而半夏

马印辉（河北）

夏日，有着悠长悠长的白昼，漫长漫长的黄昏。下班回到家，阳台上铺满了白亮亮的日光。是的，与秋天不同，夏天的黄昏是白色的。太阳迟迟地不落，仿佛留恋着一日的喧闹。那凭空多出来的一段时光，留给读书最好不过。

先不急着做饭，换好了舒适的衣服，拎一个矮凳，坐在阳台上。地上最好先洒一盆凉水，微风徐来，便减了一丝暑气。腿上摊开的书是《红楼梦》，读书群的伙伴们相约一起阅读分享，我却因种种琐事掉了队，这一段时光刚好用来补课。

时光慢悠悠地走，夕阳慢悠悠地落。低头看书：宝玉正遵从父命，在大观园的亭中题诗。“绕堤柳借三篙翠，隔岸花分一脉香”，随着诗文转山绕石，穿花拂叶，便觉身心超然

挂着白帆的船在孤独航行，它不顾狂风恶浪的追逐、纠缠，向着理想和光明勇往直前……我读得流利动情，舌头毫不打结，就连那种斯拉夫语系所特有的弹音我也发得圆润、饱满。朗诵完毕，台下寂静了片刻，又突然爆发出海浪般的掌声。刹时，我激动得流泪了，忽然想起当年那位女医生送给我的六个字：勤读书，大声读。

成年后，我爱上舞文弄墨，写了一篇小稿，当时觉得此文不甚出彩，因而也未抱有期待，把它投出去后便淡忘了。一天听广播，播音员声情并茂地朗诵一篇文章，似有些耳熟，全文播完后，播音员报出题目和作者时，我才想起来正是拙作。朗读是艺术，是再创造，犹如演员的表演是对剧本的再创造一样。“三分文章七分

红尘。不觉间，日色渐渐暗淡下来。我轻轻合拢了书，把黄昏里最后一缕日光夹进书页。转身，洗菜做饭，跌入凡尘。

年轻时曾想，用书籍来抵御生活的庸常烦恼。日子一天天地过，书一页一页地读，我才渐渐明白，没有什么可以抵御生活的庸常烦恼，因为那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。而我能做的是在读书写字间，与生活慢慢和解，让诗意与苟且并肩前行。

盛夏时节，蝉鸣声声。不管是否留意，是否喜欢，蝉声一直是盛夏的背景音乐。不知道是记忆的模糊，还是时光中的错觉，总觉得童年的蝉声和现在的不一样。童年的蝉声清脆洪亮，伴着快乐的假期和作业。如今听蝉声，似乎只有聒噪和喧闹。这段话落在纸上，我才发现，其实改变

地咀嚼文字，方是享受文字的过程。更有些诗文，非读出声难尽其妙。“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……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”我曾听一位演员用优雅、轻缓的语调朗读这首《再别康桥》，当年风度翩翩的诗人那种无限留恋的心情、依依不舍的身影仿佛就浮现在眼前。我自己读诗，也会情不自禁出声，好诗必然是上口的，诗是有声的文字。

老来独居，无人对谈，与书说话，我读书听；空荡荡的屋子，书声琅琅，回音毕至，那又是书读给我听了。对“音”成双人，如同有了一个伙伴。曾有哲人说：“读一本好书，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说话。”正是此情。

勤读书，大声读。远离俗虑，心无纤尘，我快乐无比。



古诗词中的夏日情怀

李仙云（江苏）

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个诗意妙曼的桃花源，有时不经意的一处风景，一首歌，就会像电光石火般在心头擦出璀璨火花。正如钱红丽说的“一部诗三百永远地立在那里，含蓄之美滋养一代代人”。在这个盛夏酷暑天，我的思维穿行在唐宋的茅屋幽草间，犹如打开千年前关于夏天的纷纭往事，与古人互通的情感叠合，品读这些闪烁着千年光芒的妙语金句，犹如在炎夏听闻林间清泉之音，燥热烦烦如浮烟散去，幻化做缕缕清风，让舒爽清凉在心头氤氲。

“菱透浮萍绿锦池，夏莺千啭弄蔷薇。尽日无人看微雨，鸳鸯相对浴红衣。”这位晚唐笔力峭健的诗人杜牧，细品他的诗，犹如打开了一幅古雅的“池塘夏色图”。在那座清幽闲静的齐安郡后池，雨丝霏霏飘落，诗人胸中虽有被谪贬黄州之落寞，但自然山水皆有情，又是那般知心解意。那花草微雨，夏莺鸳鸯，在静美中似乎都化作“树洞”，在抚慰和排遣诗人的踌躇与怅然。三角形的菱叶露出水面，乳白色的花儿在悄然绽放，雨丝轻洒于浮萍之上，如一粒粒细小的珍珠在滚落。那穿花拂叶的夏莺，在朵朵蔷薇间婉转脆鸣，连叫声都挟着沁人花香。一身红色羽衣的鸳鸯，在池水中卿卿我我，相依相偎，真不知它们要撩起这位风流才子多少对缱绻往事的怅惘。

“绿槐高柳咽新蝉，薰风初入弦。碧纱窗下水沉烟，棋声惊昼眠。微雨过，小荷翻，榴花开欲然。玉盆纤手弄清泉，琼珠碎却圆。”东坡先生的词总是这么随性恣意，端雅清丽，这分明就是两幅动感十足的“初夏闺情图”和“庭园野趣图”。我神思如临其间，隔窗静望那浓荫密匝的绿槐和随风轻曳枝叶的柳树，蝉儿在树梢间聒噪狂鸣，清风逶迤凉爽。纱窗之下，沉香氤氲萦绕，床榻上香梦正酣的待闺女子，被一阵落棋之声惊醒。庭院中，小荷迎风摇曳，石榴花开得“浓情似火”，那俏丽女子顿生情致，索性纤手端玉盆在池边嬉水，而她的心也如“飞珠溅玉的水花”般轻灵喜悦。惊叹于苏子的绝妙笔力，寥寥数语，一个娇俏清丽的女子就活脱脱卓立眼前。

“懒摇白羽扇，裸袒青林中。脱巾挂石壁，露顶洒松风。”诗仙李白，难怪康震教授说他“是窗外的一阵清风，只要他愿意，就可以飞越重重关山，飞向他想去的地方。”他用如此悠然不羁的方式，裸露着身子在青翠的树林间，脱下头巾挂于石壁，舒心惬意的在夏日山中，任由凉风拂过肌肤，在那个“动作庄，衣冠正”的年代，敢不为了礼法所拘，旷达潇洒的“裸袒青林中”的，也只有这位思维无疆的浪漫诗仙了。

白落梅说：“时间是鹊桥，让我们重见隔世的光阴和月色。”酷暑盛夏，身体犹如被裹挟在一股无形的热浪中，如梦魔般燥热难耐，一声声蝉鸣似在阵阵嘶喊“热热热……”，在汗水被披肩，静读细琢那一首首关于盛夏的古诗词，犹如丝丝缕缕的凉风从心间拂过，若说望梅可以止渴，那品读古诗词，也是最好的消暑妙方了，心静方能身凉。

醉书海

苗青（广东）



精神暖调，心灵底色

——读徐光惠《梦回故乡》有感

王立坤（吉林）

故乡，永远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存在，是精神的后花园，暖暖的；是心灵的底片卡，淡淡的。故乡，在原地默默守望，是游子心灵上永恒的温暖。

重庆作家徐光惠的新作《梦回故乡》，是在纷纭现实下的宁静且诗意的书写，难能可贵。本书最大的特点，就是行文散淡朴素，感情真挚，类似“素颜朝天”的“素颜式”写法中，却饱含着深情，做到了“最是真情能感人”。在书中，作者对故乡的爱恋、对亲情的珍惜、对友情的维系、对生活的态度，都是坦荡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，呈现出女性独有的智慧与细腻，能够与读者产生心灵深处的共鸣，实现了情感交流的同向发力、同频共振。

生活本就不易，生活需要的是惬意、轻盈、满足与安详。作者在《梦回故乡》中，虽然有大量的笔墨着力对故乡的思念与不舍，但“哀而不伤”，情感节制。应该说，在本书中，故乡是与作者自身需要合拍、自己段位接轨、自我心灵相通的意象存在，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细腻、微妙的情感：虽然已经回不去，或者终将从物质层面失去，但在精神上，故乡给予自己的，是精神上的暖色调，心灵的暖底色。从故乡的意象出发，进而指向那些曾经的岁月、那些给予过自己帮助和温暖的亲人，情感自然，水到渠成。在作者笔下，故乡已然从地理存在上升到哲学存在的高度，全书的艺术成就上了一个台阶。

在《梦回故乡》中，故乡是有气质、有味道、有声音、有颜色的存在。故乡

慢读书

马从春（安徽）

慢读书，关键是要慢下来。读书犹煎药，需小火慢熬，不徐不疾，三碗水收成一碗，方尽其用。

时间要慢下来。忙里偷闲、快餐式的阅读不宜多，如此读书，虽能充饥饱腹，却无甚营养，还难免消化不良。有人自诩一目十行，半天就能读完一本厚厚的长篇小说，我一直不能理解那会是怎样的状态。我读书极慢，可以数天，可以数月，数年亦有之。

我所居住的小城，极宜慢读书。寿州小城不大，却已历千年，始建于宋代的古城墙，屹立至今不倒。周日的上午，我尽可登上城墙，斜斜于垛口上读书。遥想近400年前，寿州的书生们在循理书院苦读，循着书山，奔向科举的考场，亦奔向名落孙山或衣锦还乡的命运而去。

南宋的陆九渊是喜欢慢读书的。《陆象山语录》曾引诗表明他的读书观：“读书切戒在慌忙，涵泳工夫兴

闲来读书避暑热

杨丛云（云南）

颇有些耕读传家的志趣，不干活时，几乎手不释卷。

那时的我，也饶有兴味地在父亲身旁翻起小人书来，那是不少乡下孩子视为宝贝的读物。其中既有童话寓言、四大名著，也有战斗英雄的故事。但年幼的我可没有父亲那般耐力，似乎小院的清凉还不足以抚平顽童的心，翻看了一小会儿，就东张西望，想出门“放野”（方言，意为撒野）。一时间，竟不由地焦躁起来，鼻尖也沁出汗来。父亲见此，微微一笑，也不责怪，只温和地说：“心静自然凉，宁静方致远。有多少人，在这样的天气拉开了学问和命运的差距！”他的话仿佛自带清凉，一下就将我心头的浮躁和烦热驱散了大半。

深受父亲的影响，我也钟爱读书。成长中的每一个夏天，我常与伙伴们相约到小河里戏水，或蹬进水田里捉鱼，但这些玩乐不过是余兴节目，更多的目的还是借此机会，利用炎热中这份难得的清凉，闲适地读书看报，汲取文字中的养分，体验畅游书海的快乐。

长大后，我到了城里工作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，人们避暑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了。可每当酷热来袭，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，特别是“泡”图书馆。烈日当头，馆外人声喧闹，街头人声鼎沸；馆内凉风悠悠，男女老少，人手一卷，一派优雅宁静。此时，择一本心爱的读物，寻一角落落座，一页页读起来，不知不觉中，燥热、疲累、名利等等，皆抛至九霄云外了。

闲来读书避暑热。纸页墨香里，有我们向往的清凉畅快，更有浸润心田的宁静愉悦。



耕读人家

又到周末，气温急剧飙升，房间里闷热难耐，我索性坐在背阳的露台上，捧起一本随笔集，就着一杯清茶，享受起一份独特的假日闲适来。

闲来读书避暑热，源于儿时的家庭影响。那时，一到夏天，我家小院里的葡萄藤架一片葱郁，慷慨地洒落一地荫凉；几棵石榴树枝繁叶茂，卖力地遮挡着烈日的炙烤；墙角边的几十盆花木，争相绽放绿意。每逢阳光热力旺盛的日子，手头农活儿已毕的父亲就要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，引我一同至凉爽快活的小院之中读书消暑。

记忆中，读书的父亲总是那么惬意悠然。他斜躺在长藤椅上，手捧一卷闲书，神态放松，目光却是专注。一旁小几上，摆着凉茶，擦着各色书刊。父亲不时会搁下书本沉思一番，或换一本再读，悠然而自得。听母亲说，父亲读中学时功课极好，但造化弄人，最终还是当了农民。但父亲